

音乐与历史的青春之旅
记交响叙事组歌《岁月甘泉》在华盛顿的演出

郭北平

十月二十三日上午十点,知青组歌《岁月甘泉》的作者苏炜, Dr. Thomas C. Duffy 指挥的耶鲁大学交响管乐团60 名学生,《岁月甘泉》合唱团艺术总监岳彩轮,排练指挥陆成东,从纽约赶来的独唱演员费越,邵玮玲,赖建平,陈旻,和所有合唱团员们,200多人齐聚马里兰大学,进行演出前的合练。

此次华盛顿的演出,参演单位有由唐冰老师指导的华盛顿地区《岁月甘泉》合唱团,该团以华盛顿中国合唱团为主力,华盛顿中国知青协会参加;还有康涅狄克州大哈特福德歌剧演唱团,康华声乐团,康州茉莉花艺术团,康州中华联谊合唱团,印地安那州印城华夏文化中心合唱团,印城ICCCI合唱团,耶鲁华人合唱团,和芝加哥黄河艺术团,以及中美合唱爱好者。

放眼望去,碧空万里,绿树葱茏,芳草青青,红叶初妍,好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!自今年二月,华盛顿中国知青协会副会长宋剑耕,副会长陈佑曾,理事余小源北上纽约,观看《岁月甘泉》的演出,并代表知青协会邀请《岁月甘泉》来华府演出,知青协会上上下下,忙得不亦乐乎,联系演出场地,设计海报,发广告,写系列报道文章,到几个中文学校和各个华人社团的活动场所售票,向亲朋好友,美国同事以及不管认识不认识的朋友介绍推荐组歌,为几个州即将到来的朋友预定旅馆。。。。。。今天,大家身着盛装,人人喜笑颜开,处处欢声笑语,空气中飘荡着节日的欢快。我也特地选穿一件印有红花绿叶的黄颜色的皮夹克。华府《岁月甘泉》合唱组织人宋剑耕满面春风地对我说:“北平,好吧,高兴吧!”“太好了!太高兴了!”我心领神会地回答。60年代初,老宋与我同在北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少年广播合唱团唱歌,除室内录音外,我们在工厂,农村,机关,学校,多次同台演出。今天,我们又将再次同台演出,我还唱女高音,老宋仍然是唱合唱中“忍辱负重,万般辛苦”的bass(男低音)。

几位耶鲁大学学生的白色T恤衫引起了我的注意,T恤衫从上到下印有中英文字样:“大型叙事交响曲,岁月甘泉,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和耶鲁乌斯音乐厅,Ask the Sky and the Earth, NY Carnegie Hall & Yale Woolsey Hall, 2011.2。”从交谈中得之,他们都参加了《岁月甘泉》在耶鲁和纽约的演出。主修音乐的Nathan Prillaman 视《岁月甘泉》的演出为“音乐与历史,与不同文化的互动机会(interactive)”;而主修数学和哲学的James Mandilk认为“最酷的是与人数众多的合唱团,特别是与那么多的有上山下乡经历的知青一起同台演出。”

合练中,我不仅看着指挥Tom 手中的指挥棒,也始终盯着他用中文发音的口形。他的口形准确,夸张却自然,以至于我完全没有想过他是不是会中文的问题,只是跟着他一起唱。彩排结束后,我才忍不住问他。“我是用你的语言唱。” Tom指了我一下,颇为得意地笑着说。接着,Thomas Duffy先生告诉我,2001年,耶鲁建校300周年,他指挥过400人的合唱;1986年,自由女神像落成100周年,他在纽约指挥过 200人的合唱;“这是我指挥的第三个大型合唱,170人,用你们的语言唱”。在回答我的为什么

选择演奏《岁月甘泉》的问题时，Thomas Duffy先生说：“音乐把我们与你们联接（connected）在一起，我对我的学生说，演奏《岁月甘泉》是与历史接触（engage in）。苏炜和你们这些‘sent-down youth’就是这段活生生的历史。音乐可以深深地进入人们的心灵，用音乐来表达历史，表达人们在那个历史时刻的快乐，忧伤，悲剧式的情感，音乐的力量就更大了（even bigger）！”望着Thomas Duffy先生认真的表情，我的敬意油然而生。

当我看到华府知青协会理事俞小源送来午餐pizza，刚才与Tom谈话时产生的敬意又一下子冲盈了我的心。小源，一位善良敦厚的广州知青，与苏炜一样，小小年纪下放到海南岛。为了《岁月甘泉》在华府的演出，身兼数职，财务，票务，后勤，最后这一星期，还特地从公司请了年假来打点演出有关的方方面面。熙熙攘攘的人群中，我看到副会长陈佑曾还在埋头整理各种录像音响设备，会长马开宗，理事赵西林热情地张罗大家吃饭，还有“永远站着的观众”——知青协会的摄影师钟志柏，还有……这就是我们的知青，时时处处让我感动的是这一代人永远的奉献精神。

午饭后，我们兴冲冲地来到Strathmore音乐厅，演出前的走台和彩排在紧张热烈的气氛中顺利完成。

我注意到岳彩轮先生从前一天晚上各地合唱团集中以后，一直在忙前忙后地组织合练，时时要大声地“喊”着说话。想到他将在“山的壮想”中担任独唱，还一点不“省”着自己的嗓子，心里不禁替他捏一把汗。始终活跃在中、美歌剧舞台上并在哈特音乐学院任教的岳彩轮先生，在如此繁忙的艺术生涯中，对两位业余词曲作者的作品，倾注了大量的心血，我不禁抓住演出前的一点空闲时间好奇地问他为什么。“由美国人指挥，美国学生演奏，多个地区，近十个合唱团，有美国歌手参与演唱，还有你们这么多的知青，大家一起唱，而且是在海外唱，唱中国人的音乐作品，了不起啊！”

岳彩轮先生的这一句“了不起”的称赞，使我非常想知道苏炜的心情。看到苏炜站在侧台，我快步走过去。文质彬彬的苏炜，用诙谐的语气说：“我和东龄（曲作者）开玩笑，今天的音乐会，象是我们在美国的第四个儿子。”苏炜用“儿子”来形容《岁月甘泉》今年在耶鲁，纽约以及印地安纳的每一场演出，拳拳之心，使我一时无语。“昨晚合练，第一次听到这么多人，170多人一起唱，全身所有的毛孔都张开了”，苏炜耸起肩膀，伸出两手，张开十指，睁大了眼睛：“真是震撼啊！”

当我穿着海蓝色的拖地长裙，腰间扎着绣有蓝白两色花的腰带，挺起胸膛，高高地站在舞台上，看到坐得满满的观众席上，我的先生长沙知青黄家汉在向我招手，我的新洋媳妇Melissa Carder Huang在向我招手，和我一样到北大荒嫩江的北京知青钟平在向我招手，与我在长沙相遇相交三十多年的美国朋友Stephanie Lawson和她的先生Dr. Eugene Lawson在向我招手，我的心震撼了！

当我看到在Thomas Duffy先生讲解完《岁月甘泉》所表现的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之后，应他之邀，三层观众席中先站起来的是为数众多的知青，接着是更多的知青家属和知青二代，最后是台上一多半合唱队员高高举起的手臂，我的心震撼了。当我听到Thomas Duffy先生对观众说：“今天的音乐会对在台上的耶鲁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。

这个音乐会成为了我们的历史。我们大家今天都聚在这里, 50 年后, 我们可能不在了, 但我的学生也许会向他们的孩子讲述今天这里发生的一切。”我的心又一次震撼了!

接下来的四十五分钟, 全场 1, 400多听众, 与我们一起, 乘着音乐之舟, 驶向历史的海洋。Helen Li听到了“青春的理想主义, 浪漫的初恋, 对家乡的思念”; Stephanie Lawson 想象着我“在北大荒垦荒, 家汉在湘西大山中修铁路, 架高压线”的情境; 台上演唱的三个陪正校友, 是不是想到了“山的壮想”一歌中纪念的那22个被洪水卷走的女知青中的陪正校友李小玲? Stephanie Lawson想到了“60年代末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大规模的反越战的游行”。每一首歌的后面, 都是无数催人泪下的故事, 都是一段刻骨铭心的岁月, 都能引起歌者和观众对自己青春年华的记忆。

观众席上, 许多听众流泪了。唐冰老师的朋友Wendy Teng流泪了; 我的中国朋友钟平流泪了; 我的美国朋友Stephanie Lawson 流泪了; 舞台上唱女低音的王丹平, 当她与台上的知青一起高高举起手臂的瞬间也流泪了。Montgomery College 的Laura White被音乐所感动, 演出后立即提笔写了一篇文章放到学校的网站上, 称赞这个“宏大的, 具有历史意义的”演出。一位香港陪正学长感叹道:“音乐和歌词确实打动人心。”Stephanie Lawson 一连用了三个“强有力的 (powerful)”来形容音乐, 形容歌词, 形容组歌最后一首“情系青山”所表达的理念 (extreme powerful idea):“感念人生, 感念土地, 感念父老乡亲, 向大地献上, 向祖国献出我们的爱心, 我们的骄傲”。

在这金秋十月的下午, 音乐把我们这些有着不同的青春经历的人们联系在一起, 台上的, 台下的, 活着的, 走了的。我想, 这就是Thomas Duffy先生所说的音乐的那个“更大的”力量吧; 也是我的美国朋友Dr. Eugene Lawson 所说的《岁月甘泉》在华府的演出是一个具有“重要标志性 (important landmark) 的文化盛事; 以人性的力量联结了不同的文化 (humanized the different cultures) ”。

Strathmore音乐厅内, 鲜花, 泪水, 掌声雷动, 欢呼声, 叫好声此起彼伏, 观众和演员久久不愿离去, 苏炜, Thomas Duffy博士及独唱演员们两次谢幕。当苏炜把鲜花送到乐队团员的手上, 把鲜花抛向合唱队员并大声地说“你们唱得太好了”时候, 我想到了苏炜在他的小说《米调》中借主人公之口说的一句话:“只要有了时间和距离, 苦难也可以是浪漫的”, 不是吗?